

洪櫻芬 通識課程中的經典教育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一卷三期

2008 年 1 月，頁 153~170



# 通識課程中的經典教育 – 以 「《大學》、《中庸》之研讀」 課程為例

洪櫻芬\*

(收稿日期 2007 年 4 月 3 日；接受刊登日期 2008 年 1 月 31 日)

## 摘 要

經典研讀是啟迪智慧的開端，更是學生通識涵養之基礎，施行經典教育，不僅為培養學生研讀經典、與經典對話的能力，更期許其能經由閱讀經典的歷程，累積廣博深厚的人生見識，引發見賢思齊的成長動力，培養自強堅毅的人格特質。本文以《大學》、《中庸》之研讀課程為例，思索儒學經典落實於現代社會之應用，探討如何在經典研讀的進行，指引學生取法學習，將聖賢之道融入於日常生活裏，帶動學生積極的學習意願，使學生能深刻瞭解經典之意涵。此經典研讀課程之設計，一方面增進學生對古文的欣賞能力，培養閱讀經典的習慣以及闡析作品內涵的思維能力，另一方面陶冶學生的道德實踐力，激勵其人文關懷之熱忱，造就其成為通情達義、胸襟廣闊的博雅人才。希冀透過「經典教育之意義」、「經典研讀課程之設計」、「經典研讀課程在通識教育之意義」等面向的解析中，闡明透過經典教育之進行，能將傳統經典智慧與當代

---

\*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副教授；Email: peggyz@mail.ytit.edu.tw

現實生活作對話，激發學生對經典內容及傳統文化的交融性共鳴，促使學生思維經典旨趣在現代社會所具之意義，使傳統經典展現歷久彌新的教化力量，發揮經典對價值追尋的指引。

關鍵詞：經典教育、儒學、大學、中庸、通識課程

## 壹、前言

「當代大學的包容力不只取消對立，減弱敵對，還在如此做的過程中，使大學本身表現為在文化上是不相關的。」<sup>1</sup>大學的自由與多元，似乎只使大學之作為大學的通識教化影響力，隱而不彰。由於道德倫理是複雜的現象，近幾年的調查研究已顯示的，學校的品格教育、通識教育並不是影響道德性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一般的經驗價值論者就認為教育會受到社會、知識體系等等的意識型態或立場所影響。有人開始以為為學校施行道德教育只是浪費時間。由於，環境與文化形式的不同，造成人的喜好、價值觀的分殊，人類行為的發生與社會環境有密切關聯，人之所以會厭惡某些事物，常是因為這些事物是社會所限制，這些限制包含風俗習慣、禮節、法律以及道德規範，故當人們努力的去達成其所預期的目標時，其實並非自由的去做這些事。倘若將學校與其他因素，如家庭的經濟水平、文化水準等相比，學校只具極微小的地位，就如經驗價值論者所指出：「學校對於年輕人的道德性，諸如對性、毒品以及偷盜，只有很小的影響。」<sup>2</sup>當然這是過分懷疑學校通識教育對道德領域的影響力，但這顯示出，道德教育這項有價值的活動，不是僅在學校可獲得，而是隨處且隨機的可以施行與學習。在人的一生中，或許會受到彼此抵觸的道德要求之衝擊，掌握機會來增廣見聞有其必要性。然而，

---

<sup>1</sup> MacIntyre, A. *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 p.219.

<sup>2</sup> Chazan, B.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Moral Education*, p.99.

在現存知識學習的教育體制下，學校仍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大學，人們對大學總是懷抱著期許與希望，寄望大學教育能啟發深層的理性思辯能力，「無論如何，幸運地，最近大學體制對激進對話，提供入場的新論點，也重新鑄造舊式樣，提供新機會，可能性似乎被開啓，以致於允許新的敵對產生。這種可能性全部是各種社會壓力下的副產品」<sup>3</sup>，近幾年臺灣的大專院校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通識教育單位亦紛紛設立，量的提高是否帶動質的提昇，則是人們所評價與檢視的關注焦點。作為高等教育機構，其功能不能只是文憑的發放，除了要培育學子終身學習的思辨力，還要喚醒我－你互為主體性的價值奠定<sup>4</sup>，以及弘揚道德文化的實踐力。就如同學者所指出的：「大學是理性正當化的概念和標準被闡明的地方，其能使探討的實踐詳細的運作，並且理性地評定他們自身，因此，唯有從大學中，廣泛的社會才學習到，如何在理性地辯護方式，進行其自己的實踐性討論或理論討論。」<sup>5</sup>

隨著科技的發達，教育界對自然科學的重視遠甚於人文學，學校亦以自然科學的標準加諸於人文學上，試圖使人文學亦能呈現如自然科學般的客觀準則。相形之下，傳統經典，尤其是儒家經典，常被視為蔽屨而予以貶抑，大學生們亦不願將注意力駐足於此。當然，輕視傳統經典，與頌揚傳統經典者，都有所偏。只膚淺皮毛的看待經典內容，就如同採完全敵對的態度一樣，對經典思維的傳承是很危險的。通識教育應啟發學生之學習動機，培養學生對各類型知識之學習能力，作為古老知識泉源的經典，更是學子面對傳統社會與未來世界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知識泉源。經典教育不僅是經典文本之介紹，還要能引導學子進行創發性的思

---

<sup>3</sup> MacIntyre, A. *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 p. 221.

<sup>4</sup> 如黃俊傑教授指出：「最近十餘年，許多教育界人士提倡通識教育，就是針對這種由於『教育主體性』失落而導致的大學教育專業未必有餘，但宏觀顯然不足的弊病而發的」（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5），頁 28。）

<sup>5</sup> MacIntyre, A. *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 p. 222.

考。對經典的領悟思維能力，是理性心靈所必備，也是全人教育之根基。因此，在通識課程之規劃中，經典教育實不容忽視。

## 貳、經典教育之意義

受到網路文字用語之影響，今日大學生的書本閱讀興趣及文學程度普遍低落，<sup>6</sup>連帶影響其研究成果的展現，<sup>7</sup>對於古籍經典更是望而卻步。然而傳統經典不僅是培養文學程度的基礎，對經典智慧的傳授，以及新思維力的激盪，更有其深遠的價值，近年來國科會人文處對經典予以極大關注，其意義即在於此。<sup>8</sup>翻開中西方的教育史扉頁，不論是希臘時代的博雅教育，或是中國傳統的書院講學，教育總圍繞著經典來學習。經典的意義就從理智之思維到德行之實踐，逐漸開顯其面向未來之意義。直至今日的教育環境中，經典教育仍是讓學生獲得啟發的最佳途徑，許多教師已明顯感受到經典的啟發遠比理論式課程，更能吸引學生的學習興趣，<sup>9</sup>因此，在通識教育中安排此類經典課程，有其重要的關鍵價值。<sup>10</sup>熊十力先生（1885－1968）曾言：「習六經之義理，而自得於躬行之際，

---

<sup>6</sup> 國科會調查大專教師對學生中文能力的看法，公立大學教師近四分之一覺得程度差，私立學院有四成教師，覺得學生中文差。（參《聯合報》2006-08-15，A12版）。

<sup>7</sup> 「李家同也道出大部份學生目前的窘境，像有很多研究生明明有好的研究成果，卻無法清楚表達出來。他說，這種現象與出現大量的網路文章有關」（《聯合報》，2006-11-7，C2版，高雄縣新聞）。

<sup>8</sup> 國科會人文處陳東升處長：「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更重要的是，它是否經得起時代檢驗，是否能夠在變換劇烈的時代中仍然給與我們啟示，成為我們發展新思維的依據。」（《聯合報》，2006-9-24，E7版，聯合副刊）。

<sup>9</sup> 有教授就指出：「依我個人讀書及教學的經驗，要受教者啃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遠不如指導他們看《鹽鐵論》更有效果...直接讀《論語》，卻不僅學習了思考的途徑與方法，更獲得了靈魂的洗滌」（龔鵬程，〈教育與意義世界的開啓〉，《通識教育季刊》，第5卷3期，1998年9月，頁13。）。

<sup>10</sup> 如學者所云：「經典所具有的『原創性思維』的性質，使得經典教育可以成為大學教育中引導一般通識課程與專業學科達成知識語用與知識創新的動力基

則經濟諸科之學，乃有根依。夫經濟不本於義理，則流為功利，甚者習險詐，以凶於國，害於家...詞章不本於義理，則性情失其所養，神解無由啓發，何足表現人生。」<sup>11</sup>強調經典教育，重視古籍經典的研讀與學習，不是只為熟記文章詞句的內容，而是為了將其義理能真正納入生命、生活的日用中，俾益經世致用，促進個人與社會的發展。<sup>12</sup>要達到傳統經典與現代生活融通，須先推敲吸納經典之意涵，使經典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故經典教育之施行，具急切性與時代性。

只是如何在闡釋傳統經典之現代意義的同時，也能讓學生細細品味古代經典字句之珠璣，引發學生對傳統經典之興趣，則是從事通識教育工作者所該審慎思考之議題。筆者參與敝校通識課程規劃多年，感受到一般介紹傳統儒家思想的概論性課程，受限於授課時間，為能廣博的介紹各學派思想，常易落入蜻蜓點水似的快速介紹。學生尚未在經典教育中，獲得終生學習的能力，不能領悟在生活脈動中，自己正肩負文化傳承的遠大任務。<sup>13</sup>質言之，在走馬看花式的教學中，學生們沒有培養到研讀經典的能力，也忽略了經典的原創性思維，與對生命的啓發力量，更遺忘了對自我的價值作省思。此外，對於非人文系科系的大學生，其研讀當代文學作品之能力尚須加強，更遑論研讀傳統文言文經典。然而經典研讀是大學生在求學時期，與傳統文化典籍接觸的最後機會，一旦在學生時期錯失對經典之研讀，對於即刻要投身於職場的學生而言，在其與聖賢之道錯身而過的同時，或許終其一生將無機會再細體傳統經典

---

礎。」（鄒川雄，〈從創新導向之本土化觀點論經典教育的意義〉，《教育與社會研究》，第八期，2005年1月，頁24。）。)

<sup>11</sup> 熊十力著，《讀經示要》（台北：廣文書局，1979年6月6版），頁5。

<sup>12</sup> 詳參拙作，〈通識教育與人性價值之確立－由儒學經典的人文精神談起〉，收錄於《通識教育與現代社會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2002年5月），頁64~71。

<sup>13</sup> 可參拙作，〈私立永達工商專校通識教育之現況及其展望〉，收錄於《八十六年全國技職校院通識教育實務研討會》（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997年12月）頁181~187。

之字句意涵。作為文化精髓的傳統經典，並非是一頁頁與生活世界無關的沉寂史料或刻板紀錄，經典的慧語箴言，原是慰藉心靈、啟發心智創思的關鍵性力量。

經典研讀課程，有助於學生語言文字能力之提昇，也益於學生們直接感受到具文化光華、時代特色的價值觀點。研讀的進行，不是單純的回歸經典或投身傳統，而是以經典為始點來創新出發，對古代文化精神更非只是照單全收的全盤接納，而是在字句訓詁、文意辨正的同時，能再思及將其中的義理運用於現代生活，思考傳統與現代會迸出什麼樣的火花，產生怎樣的意義，並檢視與省思經典對生活世界，是否具積極的正面價值。藉著知古以鑑今，在具體而微的認知中，學習經典的典範智慧，塑成完善的人格。

### 參、經典研讀課程之設計 - 以「《大學》、《中庸》之旨趣及其現代意義」<sup>14</sup>為例

學生閱讀能力的培育甚為重要，尤其是經典研讀能力的培養，攸關心智的涵養與啟發。傳統經典內蘊的思考面向是多元且豐富，透過學習的眺望，直指建構真善美的人生。<sup>15</sup>為使非中文本科系之大學生體會經典古籍之美，並深省其中的道德意涵，課程設計宜採深入淺出的教學方式，引導學生主動的作預習性研讀，帶動學生積極的學習意願和興趣，使學生能深刻體悟經典之意涵，透過經典章句之細讀，從中取法學習，將聖賢之道融入於日常生活裏。在經典研讀課程之初始，先帶領學生對經典能一字一句完整研讀，以經解經，並輔以古今之注釋，掌握其意義。隨著訓詁研讀之進行，從中尋覓確切合宜之解釋，進而貫穿語句文意，

---

<sup>14</sup> 本課程曾獲教育部 95 學年度第一學期之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畫之補助。

<sup>15</sup> 可參拙作（與蔡育芳合著），〈通識教育新視野〉，收錄於《提升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品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屏東科技大學，2006 年 12 月），頁 125~131。

探索其中所蘊含的智慧。選擇《大學》、《中庸》作為研讀教材，不僅是其篇幅正適於一學期的通識研讀規劃，更因為其文簡義豐的揭示傳統儒學之精義，觸及諸多道德修為的重要課題，其所啓迪的觀念，適宜作為生活之指引。再者，《大學》、《中庸》蘊涵的教育理想與通識教育理念實血脈相通，這兩部經典之內容有助於人對自我之省察，以及人際關係之省思，其所散發的處世意義，符應通識教育之理念與目的。開設通識課程，研讀這二部經典，正可引導學生思索品格修養、立身處世等等議題，開拓其思維向度，培養其研讀經典、與經典對話的能力，並期許學生能篤行義理，體悟所學並予以實踐，納知於行，使聖賢之語融入於個人立身處世的生命經驗中，發揚經典古籍的現代意義。

## 一、課程之目標

開設研讀《大學》、《中庸》之課程，引導學生汲取傳統大儒的寶貴智慧，主要是期待莘莘學子能經由閱讀經典的歷程，累積廣博深厚的人生見識，激勵見賢思齊的成長動力，培養自強堅毅的人格。在教學目標上，本課程環繞於經典與實際人生的處世智慧，力求《大學》、《中庸》的不朽價值，能發揮對現實人生的指引，也希望透過這二部經典之研讀，探求傳統倫理精神的具體內涵與傳統文化的歷史意義，思索其落實於現代社會之應用，使傳統經典展現歷久彌新的教化力量。課程中的師生對話、討論，能強化學生體悟經典內容與人倫日用的密切關聯，提昇生活的文化品質，發揮經典對價值追尋的指引。隨著研讀課程的進行，一方面增進學生文學欣賞能力，培養閱讀的習慣以及闡析作品內涵的能力，讓學生不只是讀好的經典，還能好好研讀經典。另一方面陶冶文化理解能力，鼓舞其人文關懷之熱忱，造就通情達義、廣闊胸懷的博雅人才。

作為初學入德之門的《大學》，與孔門傳授心法的《中庸》二書，蘊涵豐富智慧，數千年來對儒者人格之鑄造有深刻影響，其充滿珠璣的

教化格言，是陶冶德行、安頓身心的泉源。其揭示由「下學」之具體修為功夫，到「上達」之體悟天道，透顯儒學之完整思惟，締造人生之康莊大道。循《大學》的「誠意」、「正心」、「修身」，《中庸》的「誠身」，至「齊家」（《大學》）、「順親」、「信友」（《中庸》），再至「治國」、「平天下」（《大學》）、「獲上」、「治民」（《中庸》），最終達於致中和之終極目標－「至善」、「與天地參」。其中修己治人之步驟層次分明，由內而外，目標清晰，深具啟發性意義。從《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到《中庸》的三達德、五達道，傳達出教育目標首重明德修持與心性涵養，也揭示出後天教育能激發先天之精神動力（自明誠），而先天精神動力之引發又增益後天教育學習之成效（自誠明），在先天、後天的相輔相成之下，使自己之知與仁生生不已，無限向天心天理開展，邁向「至善」、「至誠」之和諧圓滿境地。

## 二、課程內容之設計

本課程之課堂教學，主要是以教師講述、師生對話、討論為主。講述的進行是由文本內容之旨趣闡述展開，藉此培養同學解析經典文句意義的能力。師生之對話、討論，則是對於當日研讀內容之心得感想、對當代生活之啟發等面向作討論，側重激發同學的創意思維能力，並力使同學省思經典的現代意義。

在教材之擇取上，配合學生之閱讀程度，將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進行，帶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大學》、《中庸》原是《禮記》中的兩篇，由於南宋朱子將《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並加以作注，此對後世影響甚大，因此，在教材的選取上，本課程主要以朱子的《四書章句集注》（台北：大安，1996）為主要參考教材。當然，坊間論述《四書》生活智慧之書籍琳瑯滿目，儘量鼓勵學生挑選其一來閱讀，檢視其中覺得合理或不合理之處，闡明原由，作為個人心得作業之一。此外，亦要求學生自行選取《大學》、《中庸》各章之內容，



寫下研讀心得以及對個人思想行為之啟發，一學期至少五篇，每篇字數500字以上。

此外，搭配研讀進度的進行，將設計一些問題，引導學生思考經典之內涵旨趣，以及經典與現實生活之關聯等等議題，稍加略舉如下：

1. 《大學》之實踐工夫由「格物窮理」以「致知」，在此向外開展中，使「心」能誠明，進而成己成物。《大學》的「知」是要知道什麼？能指導誠意、正心、修身的「知」，是道德的知、應然的知？此道德之致知是否只要「致良知」，摒除一般性的知識學習呢？抑或後天的一般性知識才是完成良知導引重要條件，先天的良知之實現，能不能脫離後天學習？道德判斷的最後基礎，是否必訴諸良知？
2. 《大學》的生財原則，「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是否符應當代對資源環境之保護珍惜？其「以財發身」正是現代福利國家的理想嗎？其「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是迂腐的陳腔濫調嗎？對於重物質發展的疏離異化之社會，可給予怎樣的啟示呢？
3. 《大學》的政治倫理是家族倫理之擴大，相較於當代的民主時代，應如何修正？權威與民主，義務與權利，禮序與平等等課題在現代社會要如何看待？
4. 《中庸》的成己成物肯定人們改善環境、結合自然的力量，如何達到呢？
5. 《中庸》的「情」是「性」之未發，心之循理不能離「情」來言，此「情」與一般意義的「情」是否相同呢？如何從情感之體認達到情緒管理與感情協調？
6. 「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中庸》精神，如何具現於經驗界的道德實踐？如何冥契於形上界之存有關懷？
7. 研讀《大學》、《中庸》對人之身心有莫大意義，不僅是在心靈上啟迪仁與知，還對身體有具體維繫健康、延年益壽之效嗎？

在盡人之性中，使自己喜怒哀樂之情發而皆中節，對健康有益嗎？如何益壽延年呢？大德內蘊著睿智，故不致於會為人傷己或傷人？

8. 《大學》、《中庸》體現一種禮教文化，其以社會等級與人倫規範作為人與人交流之本位，人的定位總是放在家族、社群之角色來定位。所謂的修身齊家全落在封建制度，維繫和諧的倫理形態，以人倫秩序為首要來立論。此種以人倫為本位的人倫化之人，把個體之完善與社會之和諧束縛一起，是否剝奪個體的獨立性、自主性與自由選擇性呢？抑或人倫化的人才是道德圓滿之人呢？

透過諸如此類的議題設計，使課程在進行原典之研讀釋義之時，亦能融入多元性的現代思維，引導學生思考在當代生活的各種情境中，如何發揮經典之精神，期能增進學生對經典的深切認識與體悟。

## 肆、經典研讀課程在通識教育之意義

研讀經典是引領學生汲取傳統儒學價值、感受經典文化氣息的重要方式。知識的創進須靠古聖先哲的經驗積累，作為文化母體的經典，孕育宏偉壯闊的夙昔典範，是今日知識推進、文化創造之基石。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就因其在時間的長河裏，在歲月風霜的洗滌下，仍能綻放璀璨的光輝。經典的研讀是啓迪智慧的開端，更是學生通識涵養之基礎，經典代表了傳統文化之精髓，涵泳經典之詞語，不是單純復古性的回歸於經典，或只是食古不化的執古之道來馭今，而是為體現古聖先賢之智慧結晶。

只是每部經典定受當時之時空環境的囿限，即使是被視為偉大經典的《大學》、《中庸》等典籍篇章，其創作亦不離其時代背景之包圍。質言之，作為經典的書籍，雖有其廣博的深義，但也有其歷史的侷限性，故經典的研讀可以是多元性的，不同的角度或有不同的闡釋，重要的

是，在研讀的過程，定要有批判性的繼承深入其中，能辨明哪些內容是受專制政權之利用而扭曲的封建思想，哪些思想結晶是超越時空具舉世皆準之道德價值，可汲取其中永恆智慧之精華。面對現代社會，在今日對經典文字予以重新研讀，應在批判性的繼承中，掌握過去迎向未來，創發其永恆價值，及其對現代世界之意義。尤其是儒學經典的傳授，教師宜隨著研讀釋義的課程進度，引導學生挖掘經典內容的處世意涵，使學生體味聖人溫文儒雅且溫柔敦厚的修養境界，深入理解面臨價值衝突與倫理困境時，作為儒家典範人物的君子是如何處世與抉擇。在經典研讀之課程設計中，秉持此種批判性繼承的態度，讓學生在闡析經典原義之時，亦能對經典進行各種詮解，激盪思維，鍛鍊思考能力，進而養成其自我學習的能力，方使學生終身受用，發揮通識教育之效。

在許多大學院校中，開設經典研讀課程已有悠遠的歷史，只是長久的被予以教條式的傳授，使學生漠視了經典的內涵，因此，透過研讀將傳統經典智慧與當代現實生活作對話，激發學生對經典內容及傳統文化有交融性的共鳴，促使學生思維經典在現代社會所具之意義，推動文化之創新，是今日在通識課程中，重申經典教育的使命與意義。尤其在教學實務中，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喚醒學生作道德性思維，在師生對話、討論中，以互為主體性的交流，創造論辯對話、批判省思的互動學習情境，能開啓學生兼容並蓄的胸襟，聆聽不同的價值觀感。一般的經典研讀課程常易使教學內容流於教條式的刻板灌輸，<sup>16</sup>致使學生失去經典閱讀之興趣，更遑論對經典精義之吸取。因此在經典研讀的課程裏，教師不能只是填鴨式的講授，佔滿學生課堂時間，而應使學生能有吸取義理、思索問題的空間。在課堂的討論中，鼓勵學生能將經典意義融入於

---

<sup>16</sup> 黃俊傑就指出：「經典教育之所以流為灌輸與教條，是因為研讀的方法錯誤所造成，而不是由經典自身所造成。」（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5），頁 219）

現實之日常生活，啟發學生之思考能力。如此方能跳脫純粹單向性照本宣科的誦讀式教學，引導學生自主性的研讀討論，此對話、溝通的機制，不僅可讓學生自省自發的作倫理思維，思索自我存在的意義，學習尊重他人的雅量，還可在彼此對話激盪中，豐盈生命智慧，強化道德思維與價值判斷的能力，明瞭經典的研讀、主體際性的對話，是文化知識的積累與道德文明的發展，得以耀眼延續的強大力量。

## 伍、結論

在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上，新的時代總會審視前一時代之思維，予以調整修正甚或解構，而且前一時代所輕者，常為後一時代所重，隨著老舊勢力的瓦解，創新視野的誕生，從遠古至今日，人們不斷的對每個時代的「現代性」作出回應。有柏拉圖對觀念的重視與對經驗的輕忽，就有了亞里斯多德對經驗的探求，有理性主義者偏重理性之思維，就有經驗主義者對具體事物之觀察實驗，有儒家對禮教之嚴守，就有道家的放任自然。教育之內容與方法，也就隨著時代潮流，有其強調的學習重點。在高舉後現代旗幟的當代社會，倡言傳統經典，看似矛盾與弔詭，實則不然，因為今日我們重新研讀儒家經典，正是要從中擷取新的意涵，體悟傳統文化之思維，再造嶄新文化之典範。人是生活在多元化環境的社會動物，通識教育的意義既在使學生朝向全人境界發展，使其成為完善的存有者，道德的養成與倫理的陶冶，必不可少。<sup>17</sup>藉著通識課程，使學生明瞭自己是道德性的主體，而著眼於主體德性修為之儒學經典，在通識教育上，則具有其關鍵性的地位。尤其在當代，人們總是質疑，道德與自私、義與利似乎是處於二元性的對立，為什麼人須要為了順應道德而犧牲自己利益呢？為何取義先於利呢？只是，當人們否定

---

<sup>17</sup> 「完善的存有者，不僅是個體性的觀念，它包含著與他人及其環境的理想關係。因此，人的完善存有，必然包含道德面向。」(Gulick, W.B. "Philosophy as a Contributor to Well-Being," in 20<sup>th</sup> WCP, <http://www.bu.edu/wcp/Papers/Educ/EducGuli.htm>)

了人的道德本性可以為人類生命提供意義與目的，人也失去對未來的憧憬，有學者指出：「大部分的當代道德特徵，就在不假定 – 或者至少其理論家傾向聯合起來否定假設 – 任何有關為人類構造美好生活的協議」<sup>18</sup>，崩解了理想的人生藍圖，人亦失去對人文學習的動力，而當人脫離經典之涵泳，他將不再明白道德之為道德是否已失落其意義。

當然，經典尤其是儒學經典，其內容總是扣緊道德來立論，藉由道德要求而只訴諸於內在的善，運用到學習動機上，是很難說服學生去學習，故常要以外在善的誘因，才足以勸誘。但是當動機過分依賴於外在善時，將使外在善不再指向內在善，而是取代它們<sup>19</sup>。因此，教師的地位更顯重要，教學引導之的分寸拿捏，具舉足輕重。今日在網路無遠弗屆的世界裏，未來具無限可能性，各種光怪陸離的思想亦隨之湧入，如何發揮道德理性之思維，引導學子有正確的學習方向，發揮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精神，以自由的心靈，通達的智慧，呈現人文素養與道德人格，正是通識課程的經典教育所應著墨之處。透過通識教育，不僅可藉由通識彌補專業科系間的鴻溝，以批判性的統合，凝結共識，還可傳達學校之辦學理念與師長的教育理想，使作為主體的教師盡情的將古聖先賢之智慧經典，傳達給學生們。然而經典學習之內容規劃，是以學生作為主體來展開，使教育理念能適宜的傳遞給學生，讓學生能用心體察傳統倫理課題，發揮通權達變之精神。經典教育的意義，就在師生互為主體際中展開，一方面傳達教師對經典的詮釋，一方面激發學生對經典的創意思維。

---

<sup>18</sup> MacIntyre, A. "Moral Philosophy: What Next?", in Hauerwas, S. and MacIntyre, A. edited, *Revisions: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Moral Philosophy*, p. 8,

<sup>19</sup> 有學者就言：「另外，外在動機一貫且普及的運用，將可傳遞這些動機的社會認同和對內在動機不認同的訊息。最後，只透過實踐的動機，是不足以使新手產生善的體驗。體驗是由概念所傳遞。」（Strike, K.A. "Trust, Tradition and

## 參考文獻

1. Chazan, B.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Moral Education*,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85.
2. Hauerwas, S. and MacIntyre, A. edited, *Revisions: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Moral Philosophy*,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3.
3. Gulick, W.B. "Philosophy as a Contributor to Well-Being," in 20th WCP, <http://www.bu.edu/wcp/Papers/Educ/EducGuli.htm>
4. MacIntyre, A. *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0.
5. 王澤應註譯，《學庸讀本》，台北：三民書局，2004。
6.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1990。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台北：大安，1996。
8. 洪櫻芬，〈通識教育與人性價值之確立－由儒學經典的人文精神談起〉，《通識教育與現代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2002 年 5 月。
9. 洪櫻芬，〈私立永達工商專校通識教育之現況及其展望〉，《八十六年全國技職校院通識教育實務研討會論文集》，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997 年 12 月。
10. 洪櫻芬、蔡育芳，〈通識教育新視野〉，《提升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品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屏東科技大學，2006 年 12 月。
11. 洪櫻芬著，《價值與道德之融通》，台北：洪葉文化，2003。
12. 黃俊傑，《大學通識教育的理念與實踐》，高雄：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2005。
13. 勞思光，《大學中庸譯注新編》，香港：中文大學，2000。

---

Pluralism," in *Virtue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edited by Carr, D. and Steutel, J.), p.230.

洪櫻芬 通識課程中的經典教育

14. 鄒川雄，〈從創新導向之本土化觀點論經典教育的意義〉，《教育與社會研究》，第八期，2005 年 1 月。
15. 熊十力著，《讀經示要》，台北：廣文書局，1979 年 6 月 6 版。
16. 錢穆，《四書釋義》，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17. 蔣伯潛廣解，（朱熹註）《廣解四書》，台北：東華書局，2000。
18. 龔鵬程，〈教育與意義世界的開啓〉，《通識教育季刊》5 卷 3 期，1998 年 9 月。

## **The Role of Education of Classics in General Classes – Taking the Courses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as examples**

**Ying- Fen Hong\***

### **Abstract**

Reading and studying classical books is the beginning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it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f the general classes. To a college student, the education of classics can have at least two effects. First, it helps them to gain the ability to study and dialogue with the classical books. Seco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classical books, they would accumulate knowledge about life, stimulate the desire to model a meaningful life of the sages, and cultivate themselves a persevering character. Illustrating from 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is article, including mainly three aspects – the meaning of education of classics, the design of curriculum of classics and how it is significant to the general education, meditates on how Confucian thoughts can be applied to the modern society, and how, through reading the classical books, to instruct the students to take the sages as their role models, who lived an aggressive and meaningful life, and contributed great benefits to the society then. In addition, an effort to inspire the students to be self-disciplined and to mold themselves a caring mind to others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this paper.

**Keywords: education of classics, Confucian, the great learning,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general classes**

---

\* Associate Professor, Yung-T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Commerce



**【作者簡介】**

**洪櫻芬簡介：**輔仁大學哲學系學士，輔大哲學研究所碩士班（直升博士班），輔大哲學博士(1997)，永達技術學院專任助理教授(1997)、副教授(2003)迄今。現任永達技術學院綜合教學部主任、應用外語系主任，財團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人文暨社會所所長。著有《論人的價值》、《價值與道德之融通》。曾獲教育部 94 學年下、95 學年上教育部個別型通識教育改進計劃補助，96 學年上、下教育部優質通識教育計劃補助。

通識學刊：理念與實務 一卷三期